

# 田野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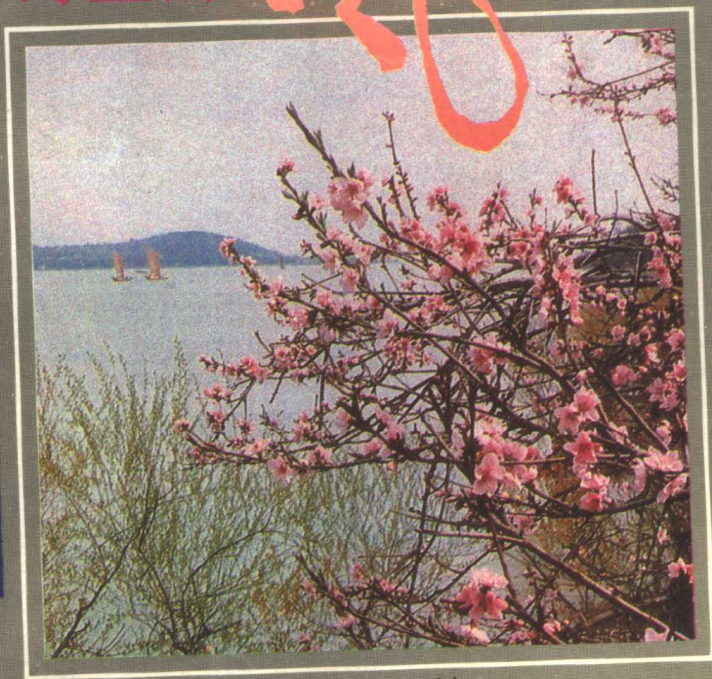
TIANYESHANG  
DE FENG

TIANYESHANG  
DE FENG

TIANYESHANG  
DE FENG

杨旭著

田野上的



昆仑出版社

ENGONG

TIANYESHANG DE FENG

TIANYESHANG DE FENG

TIANYESHANG DE FENG

E FF FENG

杨旭著

# 田野上的风

昆仑出版社

## 田野上的风

杨旭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北京二七〇七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印张 7·字数 130,000

1990年5月第1版·199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200

ISBN 7-80040-203-7/I·179

定价: 2.90 元

题记：

城中桃李愁风雨

春在溪头荠菜花

——辛弃疾

## 一份答卷（代序）

少年时——大约在 10 岁左右吧，姐姐领我去看曹禺的话剧《雷雨》。周朴园有一句台词：“无锡是个好地方。”剧情似懂非懂，也许因为我是无锡人吧，这句台词却记住了，几十年来记得很牢。

在无锡，有一些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传说：3000 年前，西北方的周太王古公亶父年迈了，他想把君位传给三子季历的儿子昌（即后来的周文王），然而这样做不合继承的长幼次序，担心引起纷争，亶父很伤脑筋。这时，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为了成全父亲的意愿，就挈妇携子南奔荆蛮，自号“勾吴”，设都于梅里（今无锡县梅村附近）。泰伯兄弟顾全大局的谦让精神，成为一件千古美谈。他们也把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耕作技术带到了南方，对吴越地区的开发起了重大作用。无锡人敬泰伯为圣贤，以泰伯定居无锡而自豪，不久前还整修了梅村的泰伯庙和泰伯陵墓。

无锡始建县治，是在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无锡县”这个地名存在于官方文书中也有 2191 年了，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无锡位于太湖之滨，物产富饶，景色秀丽。稻米、桑蚕、水产等农副业名闻遐尔，早有鱼米之乡的美称。手工业生产也已有上千年历史。京杭大运河横贯境内，江河湖海相通；1908年宁沪铁路通车后，更为无锡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清末民初，无锡就成了我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杨艺芳、杨藕芳兄弟创办第一家现代纱厂起，到三十年代中期，无锡已形成了杨家、薛家、荣家以及“丽新”、“庆丰”等五个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全县拥有纺织、缫丝、粮油加工、机械等20个门类的工厂213家，产业工人达6万余人。无锡工业已初具规模，又为全国四大米市之首，商市繁荣，故有“小上海”之称。这是无锡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937年11月25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无锡，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城区大火延续10昼夜，15万间房屋焚于一炬，工商企业几乎损失殆尽。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小上海”昙花一现就毁掉了。

新中国建立后，无锡一分为二：城区是无锡市，乡下为无锡县。从此，无锡县成了一只不规则的空心面包圈。原有的一点工业集中在城区，“面包圈”里几乎没有现代工商业，无锡县1949年总产值1.6亿元，工农业产值比为1:8.6，经济上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到1988年，无锡县的总产值已达到106亿元，39年间翻了6番！工农业产值的比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20:1。值得注意的是，无锡县的总产值

从1949年的1.6亿元起步，到1966年才达到3.3亿元，第一番整整用了17年；1975年增长到7亿元，第二番用了9年；1980年完成14.3亿元，第三番用5年；从80年到88年，产值猛增为106亿元，后三番才用了8年时间！改革开放的10年是无锡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期。10年的经济成就超过了前30年的总和，更远远超过了从泰伯兄弟开发无锡以来的3000年！

中国的改革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的，经济的贫困和八亿农民的温饱是改革的主要内驱力，因此改革的进程也是从广大农村开始，以实行农田承包责任制入手的。无锡农村也在81—82年间实行了农田承包。农民们很快就发现，对于人均不到八分田、单产已经相当高的地区，分田承包在增加产量和提高收益上没有实际意义。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现状和未来，探索适合于本地经济发展的道路，这就是“乡村集体工业经济为主的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道路”。1987年，无锡县已有乡、村两级工业企业4748个，拥有固定资产12.86亿元，定额流动资产14.87亿元。乡镇工业的产值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83.7%，来自乡镇企业的税收占全县财政收入的85.3%。乡镇工业已经是无锡经济的主体。

《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进城乡之间差别逐步消灭”的理想，中国农民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村全面繁荣的方法，在进行着伟大的实验。无锡县务工农民已达38.34万人，占

全部农村劳动力的 71%。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扩大了农村的工人阶级队伍。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工与农直接地联结起来，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举。还是以 1987 年为例，无锡全县农民年人均收入 931 元，比 10 年前提高了 8 倍。其中来自乡镇企业的工资收入占 70% 以上，乡镇工业的发展使农民在经济上接近甚至超过了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农民渴望进入城市的心态已根本改变了。

“面包圈”里有 35 个乡、镇。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使小城镇建设步入了新阶段。每个乡镇都建成了影剧院、文化娱乐中心和医院，农村中、小学的教学条件也大大改善了，不少乡镇还创办了职业中学，根据实际需要培训人才。交通、邮电事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一部分乡镇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小城市的格局。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伟大实验，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机遇。从无锡来说，三十年代的经济已经处于当时的起飞线上，一场被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大劫难使机遇夭折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新中国成立后，无锡以其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上的优势，是有较好的发展条件的。无锡的经济也确实获得了发展，但由于种种的失误，我们创造了机遇，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事关中国人的“球籍”问题，我们再也不能丢失新的机遇，



必须在清醒中奋起，只有背水一战了！

出路在哪里？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现成的经验和办法，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无锡人也在摸石头，摸了10年，交出一份答卷：“1988年工农业总产值106亿元。无锡县土地面积960平方公里，恰好是我国国土面积的万分之一；“面包圈”里生活着104万人，不到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千分之一的人在万分之一的土地上完成了全国约四百分之一的产值！

乡镇企业过去曾经象过街老鼠，现在也仍然经常受到咒骂。我却是相信，当后人在编写我国经济起飞的史实时，必定会用最庄严、最美好的言辞来描绘乡镇企业的崛起。乡镇企业——蓬勃的田野上的荠菜花，将会无愧地载入共和国光辉的史册！

无锡真是个好地方。

1988年12月6日于南京文云巷

## 目 录

一份答卷 (代序) .....	(1)
-----------------	-----

### 第一部分 田野上的风

风雨西塘路 .....	(3)
强盗与菩萨 .....	(37)
寂寞的金城湾 .....	(61)
曙色 .....	(82)
背水一战 .....	(93)
从长计议 .....	(112)
偶然相遇 .....	(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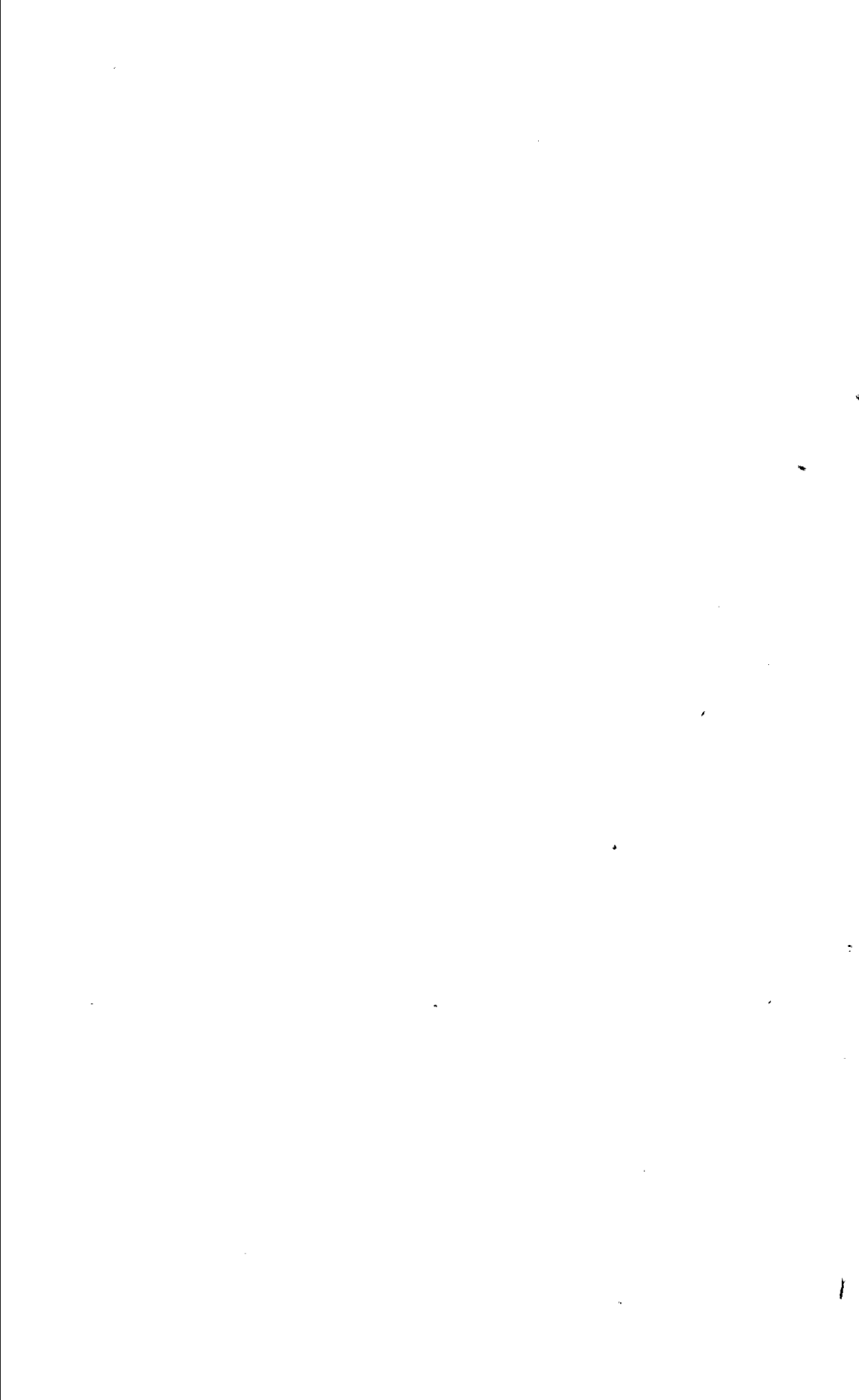
### 第二部分 民以食为天

困境与危机 .....	(143)
第一步 .....	(151)
“种田状元”的荣耀与寂寞 .....	(158)
一个不会种田的种田大户 .....	(163)
四个人的农场 .....	(167)

两步险棋 .....	(171)
从0到101 .....	(177)
“自尊自信”的人和“自立自强”之路 .....	(182)
三个信号与两种倾斜 .....	(189)
啊，鱼米之乡!？ .....	(197)

第一部分：

田野上的风



## 风雨西塘路

报载：江苏无锡县前洲镇西塘村，1987年工副农总产值已突破亿元大关，其中外贸产值就达4100万元。全村712户，2502人，年终人均分配1620元，劳动力平均分配2650元，人均住新房43平米……

### 寻找唐涌祥

数目字是枯燥的，有时候却象动人的诗。“北有大邱庄，江南有西塘。”西塘已成为江南数万个村庄的首富。但把我吸引来西塘的，是一块强有力的磁石：西塘办工业的带头人唐涌祥。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人。忽儿跃上浪峰，成了艰苦创业的风云人物；瞬息间又坠入深渊，甚至庄严的人民法院已开出了逮捕证……有人说唐涌祥是杰出的创业者，也有人说他是蛮横的土皇帝。唐涌祥是一个能引起文学家兴趣的人物。是一股在田野上刮起的风，强劲、猛烈、粗野、莽撞……

接待我的是一个瘦小干瘪的中年人，他自我介绍说：“我是杜觉民。”对杜觉民其人，我已有所耳闻。西塘强将如云，唐涌祥有好几位副手。党支部副书记沈家良是个聪明能干的年轻人，兼任着村里最大的企业西塘色织机械厂厂长；西塘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唐嘉明是位泼辣干练的中年人，兼任外贸企业西达毛纺厂厂长。他们各有兼任的实职，西塘的党政工农商学一应大小事务实际都是唐涌祥说了算，而杜觉民就是“唐办”主任。光听头衔就有点滑稽：西塘实业总公司办公室主任、西塘宾馆经理、西塘村文书。三项职务一个人干，没有副职也没有秘书，里里外外一把手！

在新落成的西塘宾馆大厅里落座，杜觉民开始向我介绍情况。他真是一部西塘活的历史，几十年村里发生的大小事情几乎全晓得。一群参观人员进来了，杜觉民指着一位身材魁梧的高个儿，对我说：“那就是老唐。”他脸色红润，米色茄克衫随便地敞着怀，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象体育教练。杜觉民走过去向他低声说了几句，料想是作介绍，我也就迎了上去，向唐涌祥伸出手，“老唐，我是特意来找你的。”他没有伸过手来，甚至没有正眼看我，“我没有时间！”说罢就随着参观的人走了！

采访中碰钉子的事儿我遇到过不止一次了，并不指望每到一地都会把记者作家当大爷接待。但这种不屑一顾的轻慢态度还真是第一次碰到。好一个财大气粗的暴发户！当时我伸出的手是怎么收回的，谦恭的笑容又怎样变成尴尬的怒气，已经记不清了。就在这

一刻，我却下定了决心：非要碰碰你这个土皇帝不可！

我决定登门拜访。总不能把我赶出来吧？

数年前，有位县太爷对我说过：无论到哪个大队，要找队长书记的家很方便，房舍最大院墙最高的敲门便是。这个办法在西塘桥边却不适用了。多数是一个式样的二层楼房，偶有一、二幢较为阔绰的三层新屋，敲门询问住的却不是干部。有位老婆婆在门前择菜，向她打听唐涌祥，连说两遍，她摇头说“勿认得”。我怀疑这婆婆耳聋。又遇到一个老头儿，“唐……涌祥？”他愣了一下，还是摇头。好生奇怪！唐涌祥不仅是村支部书记、西塘实业总公司总经理，还是省人大代表、江苏省乡镇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在镇、县、市、省算得知名人士，在村里怎么会无人晓得呢？我急中生智，又问了一句：“唐涌祥，就是唐阿长。”“噢，阿长呀！”老头笑了，择菜的婆婆也跟着笑了。“喏，前排第三间就是。”

唐涌祥从小长得高，村里人叫他阿长。现在身份不同了，外来客商称他唐总经理，县里省里来人叫他老唐，村里却仍唤他阿长。后来我还听到幼儿园的娃娃喊他“阿长爷爷”！

唐涌祥的住宅单开间，前后两进，房前还有个小院，与四周邻居的住房一个规格。内部装修和陈设略讲究一些，我的评语是在村里属中等偏高水平。

唐涌祥不在家，老太婆正整理院子。谈话就从拉家常开始，她告诉我：她原先是无锡市永泰丝厂的缫



丝工，三年困难时厂里动员部分工人退职，她当时是小组长，带头报了名，结果是带头的吃亏，退职还乡，当时才 29 岁。以后就种田做家务，把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带大了，自己的头发也白啦！如今还要一个个带孙子孙女，这些娇宝贝比儿女难带，烦死人啦！

她跟我同岁，是个文静而爽朗的女人。我想把话题转到唐涌祥身上来，就说：“当时发了多少退职金？”

“一千多块钱，全让阿长吃光用光啦！”

“老唐是个败家子？”

“勿是的！那辰光他做张巷生产队长，要办小钢磨，买船搞运输，来了客人都在家里吃喝，千把块钱还有用不完的？”她突然话锋一转说，“老杨，帮我劝劝阿长，不要做了，歇歇吧。儿子女儿都出去了，我自己也每月有 30 元退休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这位嫂子初次见面就委我以对唐总经理劝退的重任，使我颇为感动。据她说，这么要求是有根据的，几年前唐涌祥曾在全县干部会上立下宏愿：做到 60 岁，产值创亿元，就要退下来了。1987 年末，两项指标恰好同时完成。可是，“去年底县里开会，他又上台吹牛啦！说要创造亿元厂，还要超过大邱庄。坏脾气一世改不掉，早晚要弄到没有好下场！”

在以后的采访中，我经常想到这位大嫂的话。结论虽过于消极，但发自内心的隐忧却并非毫无根据。

第三天上午九时，我在总公司的办公室找到了唐涌祥，正有四个工程队的人同他谈公事，他向我抬了抬手，我理解为“请坐”的意思，就在沙发角落坐下